

播希望，种自己

褚建君

我的这套房子，位于顶层，南北各有一个露台。2002年入住的时候，花了一千五百块钱一下子买来许多花草，将房子的内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惜好景不长，除了2株铁树很“铁”之外，其他的花草都陆续香消玉殒了。基本上是一个死法：早死。之后，也不断心血来潮地种植过一些东西，也都是没有好的结果。

我出版过两本书：《家庭花卉的种植与养护》和《家庭花卉的病虫害防治》。按理说，我种什么死什么的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但是，我依然可以原谅自己，因为当初确实是非常的忙。如果是一般的忙，依然可以早晚浇水。但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出去需要半个来月。你可以想象得到，高楼的露台之上，炎炎夏日里，那些植物们几天得不到雨水会是怎么一个样子。虽然如此，依然是屡死屡种。至少刚刚买回来的一段日子里，植物们是生机盎然的，给人不少的愉悦。

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再允许长期外出，我对植物的种植便开始用上了心。除了盆栽的花木之外，我非常热衷于种菜。花木是半野生态甚至是全野生态的，相对好养；菜则是完全人工态的，比较难种。水肥的多与少，播种的深与浅等等，都非常的有讲究。如莴苣，苗期的时候肥料太多，会发僵而停止生长；如丝瓜，苗期浇水不当，会引发土壤板结而死亡。于是我去向有经验的种菜者学习，掌握了不少窍门。

播种的时候，其实是在播希望。虽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但不同植物的播种时间是不一样的，一年之中时时可以播种。所以，用心计划很重要。青菜、四季豆、扁豆、番茄、茄子、辣椒、莴苣、雪里蕻、花生、土豆、水稻、葱、韭菜、大蒜等作物，以及葡萄、月季、竹子、菊花等花木，都有它们的合适的播种或种植期。我用小铲子，我用小锄头，耐心细致地将花盆里面的泥土翻转、敲碎。我一次又一次地将希望的种子播撒。每当做着这一切，哪怕是连续干旱，内心也会有细微的痒，润物无声。那个繁杂的社会远了，那些无厘头的争辩消失了。种子既然已经播下，那就天天都有希望；种子不断播下，那就永远都有希望。

种植物，其实就是种自己。你對自己都不用心，都不爱惜，谁又肯对你来用心来爱惜呢？当两片鲜嫩的子叶在清晨突然冒了出来，当许多牵牛花在朝阳下整齐划一地盛开，当一茎开枝散叶的葡萄在蓝色的天空下硕果累累……你满心欢喜，你看着植物就像看着自己，你就拥有了完美的今天，也必定会拥有完美的明天。

推开窗，向外望，天空，庭院，树林，池塘，铺满金光和白霜，那是来自空间本真的风景。不是吗？天空洒下庭院的金光，来自骄阳；不是吗？树林映照池塘的白霜，来自寒月。这一生，朝盼暮思的就是一场人生的风景，一场你我的永远不愿醒来的梦想。

一阵阳光下的凉风，被岁月掠过，还是那年夏日，你没有跌落的池边，水露欲滴，骄阳下的百子莲，凝固梦幻，怒放鱼沉碧池的浪漫，柔声穿行在空气中，而你迷恋着一米之外的阳光，眼中的池水照莲，映入爱恨情仇的遭遇，你追逐着脸上的理想，如轰轰烈烈的骄阳。

一片月光下的绿雾，被现实驱散，又是一年冬夜，在我无需迷失的林中，光影如初，寒月下的凤尾竹，大气唯美，沉静静落绿枝的芳华，温暖洋溢在梦境里。但我唏嘘那一点一滴即逝的柔波，项背的风声掠竹，吹起微笑忧伤的夜曲，我回忆着背上的诗情，如碎碎念的寒月。

你，阳光下行走，充



夜光杯

那天去东旺沙时，天已擦黑。春天的风还有几分寒意，摇开车门，也顾不上阴冷。眼前掠过的公路边上那一排排笔直的杨树，树杈间还有一个鸟巢，似乎和我相识，风动枝摇，仿佛在列行欢迎的作揖。

五十年前，这里叫东旺沙，也有叫东望沙的，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到这里后，更名为前哨农场。按地理位置，东旺沙在崇明岛的最东端，冲积的沙土往东海推进，不断地扩大土地面积。

我们的车驶过前哨农场场部，还有十三连，一直开到能见到海的大堤。

往东望去，茫茫一片茅草在风中摇曳，几滩潮沟积水闪出天光，嵌在滩涂湿地，一块块泥土疏疏密密地连接，像是一幅微型的雕塑版的山水长卷；滩边一面面旗帜沿堤竖起，猎猎作响，与滩涂茅

对瑞士的最初印象缘于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年历，12张开面不大的瑞士湖光山色，着实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通透蓝洁白雪峰，牛羊成群山间木屋，风光旖旎云雾轻拂。阿尔卑斯山脉，充足的水资源滋养着欧洲许多国家。

抵达瑞士日内瓦时，问导游我们团的行程，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爱因斯坦纪念馆去吗？导游温和回答：“那是肯定要去的。”心里顿感暖暖的，于是，想到爱因斯坦与上海情缘。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两次造访上海并受到热情款待，交流互动

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你的天地，有骄阳下的向日葵天和茫茫草原，有寒月中的漂泊风信和苍苍流水；你我的灵魂，一生天涯，无论是娇还是寒，“长衫风满腔，锦袖雨盘霜，日月娇寒心，人生飘摇乡。”是最终在日与月的交替间风雨飘摇；你我，白天沐浴，夜晚浴月；人生，日月山川里，一半欢乐，一半疼痛。

一半骄阳，一半寒月

汪洁

满韵律，激情如火，不问你为谁而来？只为一次无悔的斗志。我，月光下演绎，泛滥偏爱，柔情似水，不管我谁而去？只为一场彻底的感动。这凡心里，依依，一半如阳的理想，一半似月的诗情。这尘世中，总是，一半骄阳，一半寒月。海明威曾说：“只有

编者按：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今晚在上海拉开帷幕。艺术节组委会和新民晚报“夜光杯”联袂，今起推出一组“十日谈”访谈“艺术对话”，对话亲历艺术节的名人、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心曲。

问：谭盾先生，您参加了多少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

谭盾：上海国际艺术节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记不清多少次了。但是“扶青”计划很多创新、探索的作品，总是能够在艺术节演出，让我非常自豪。

问：您的很多作品都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之感，“作曲”对您而言是不是一种“创造”？

谭盾：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得创造，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艺术家时常需要被提醒。艺术家面临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创造，每一次都是挑战。

问：您的摇滚-交响音乐会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谭盾：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写21世纪的世界交响音乐或者是世界音乐的历史？我们

夜光杯

草呼应，自成一派气象。几年前，这里开辟了一个东滩湿地公园，接待着从全国各地来参观旅游的人，不计其数。

遥想当年，东滩月明星稀，渔笛声远，鹭起水禽飞破空；背枪大堤巡逻，钢

走过东旺沙

黄阿忠

芦植满土坡，风过芦花，絮飘零落，总有诗情悱恻留在心田。而今萧肃之气荡然无存，滩头小车停了不少，人群熙然，虽春阴略有寒意，却也不减游兴。

我们回城了。这里再也没有围海造田人声鼎沸的会战；再不见滩涂挖泥引水的竞赛。只是留下那片无际的湿地，给候鸟栖息，今年来了，飞走了，明年又飞了回来，保持着世界祥和的生态环境。

风华

苏剑秋

“相对论”盛况空前。

那天早晨，秋风习习，首先登上伯尔尼“玫瑰园”的观景台，伯尔尼老城在娇艳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妖娆妩媚，浓浓的绿色把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打扮得错落有致，一条阿勒河呈半圆状流过中欧古城，一股清新宁静的气息缓缓扑面。不经意间在山间阡陌中撞见爱因斯坦那浑身沾满晨露端坐在长椅上的铜质雕像，泛起阵阵涟漪。沿着古城方向坡道，径直走向石板弹格路，杂货街49号。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标。

突然站在门前抬头仰望，世纪风尘吹散了所有迷雾，当年爱因斯坦为解“广义相对论”而苦恼的神情一闪而过，似乎在向人们叙说着什么？在三楼窗前悬挂着爱因斯坦摄于当时的黑白大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他身后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爱因斯坦的庇佑之下。”此话不假，

站在我们昔日战天斗地的十三连去场部那条跨中心河的桥上，举目四望，不禁浮想联翩。

五十年前的冬，寒风凛冽，冰冷刺骨，毫不夸张，其阴冷的程度超过今天几倍。那年冬天，我们一批十六七岁的懵懂青年、花季女孩被分配到了这里。我清楚地记得到达时的情景，那天雨刚过，道路泥泞，别的不用说，即便是送我们的解放牌卡车也连连打滑。卡车是敞篷的，刺骨的寒风直往身上钻，好在人多，挤在一起也有御寒作用，大家随着车的一路摇晃到了目的地。十三连就安置在盐碱地上盖起的几排低矮的草房，食堂也是用毛竹、芦苇搭建的。敞篷大卡车停在泥泞的机耕路边，车上下来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年男女，背着铺盖，搭着包，拎着网线袋，里面装

根据爱因斯坦的发明，创立的科学理论、前进的步伐真正照耀了现代文明的每个角落。墙上铭牌标明：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评为世纪伟人。他是继伽利略、牛顿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纪念馆，猛一看没有什么特别，朴实无华只是一段段历史影像片断把人心绪牵住，从平凡到伟大的演绎，倾诉着科学家的心路历程。在杂货街49号又想到了王一亭、于右任和曾经存在上海老城厢乔家路上的“梓园”。在穿越百年时空中闻到了旧时气息，科学艺术的融合，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远东大都会上海成为事实。此时在纪念馆不远处的伯尔尼钟楼钟声敲响。

伯尔尼钟楼，是古城最老建筑之一。这钟声曾经陪伴了爱因斯坦无数个冬去春来，遥望古城背景阿尔卑斯山脉雪山之影，山峦中若隐若现的秋景，冬天快要来了，倏忽间到杂货街49号门前，大科学家忙生计，手拎着炉子生火的场景，更加激越体味从伟大到平凡的真谛。



秋山读书图

黄泊云

着脸盆、热水瓶，大家排着队，三三两两，好不容易走到了操场。连长、指导员给我们致欢迎词，随后，把我们一个个领进原先安排好的草棚。

我被安排排在第三间。草房是个统间，大约有十几个双层铁床，蓝色的，床板是铁皮拉成镂空方格。我找到了自己的那张，在上面铺了一层草编席和棉垫，算是落户了。连长、指导员告诉我们，这里是“军垦”农场，大队、小组是用“班”、“排”、“连”称呼的，是部队编制。后来才知道，这哪是什么部队呀，不过就这么叫罢了。

农场第一晚，我就睡在了草棚，风从草缝间吹进来，“唏嘘”直响，风灌入竹竿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伴着这犹如和声交响的音乐，我渐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挂在床头的毛巾冻僵了，硬邦邦的一块。风把我带回到前哨农场。我站在中心河桥上继续看四周风景，思绪在脑海里像是回放西洋镜的“洋片”一般。农场的挖河挑堤，插秧割稻，棉花地里锄野草，敲碎硬土种油菜等劳动场景；以及食堂打饭，老虎灶泡水，牛棚镇肉馒头，中心河里摸螺蛳，河塘筑堤捞浜捉鲫鱼，东滩水域围海蜃等生活片段，像是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在眼前掠过。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有喜悦，有欢乐，有笑语；但也有眼泪，有艰

辛，有苦恼。然而，更多的是“希望”，或许，我也根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是，心里装满了希望。我想，所有的农场劳动、生活是一笔无法复制的财富；所有那个时段生成的情感、希望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动力。

农场是我踏上社会，独立生活所筑的第一个“巢”。在那里，我学会了坚韧、思考、奋斗；学会了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改变的信念。而当飞出了农场这个“巢”后，去另外筑“巢”时，这种奋斗、信念就变成了无穷尽的力量。

通往牛棚镇的泥泞道已被翻筑柏油马路，这是我们当年回上海的必经之道。如今，道路两旁的杉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梢上一只鸟巢在风中摇动。巢中飞出一只鸟，不一会儿，又飞了回来。我想，它们正在“巢”中构筑“理想”和“希望”。

穿着雨衣看；演出者里面穿雨衣，外面再套上戏装，很辛苦。

问：做园林《牡丹亭》之前，您尝试过昆曲和现代的一些乐器相结合吗？

谭盾：园林昆曲是我做的第五个版本。我最早做昆曲是1982年，那时中国还没有电子音乐，我做了电子音乐版的《游园惊梦》，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了电子发声器，把花香鸟语、风声水声、游园惊梦的种种情景，都用电子音乐做出来和昆曲融合在一起。

问：鸟的声音是同一种鸟叫声，还是各种各样的？

谭盾：不是鸟，是六件中国的民乐器：唢呐、笛子、巴乌等发出的声音。中国最早的音乐多是鸟乐，因为祖先们认为鸟是天地之间的翻译，所以我们做鸟乐，希望通过作品让更多人认同环保，懂得环保的重要性。

问：请您谈谈艺术节对城市的影响。

谭盾：我觉得上海国际艺术节让全世界的城市都发光，它像纽带一样，把

创意者、投资者、教育者和很多艺术家连在一起了。

问：前几天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王隽总裁和您谈了一个“五年计划”，您在今后五年的艺术节上会带来什么新作品？

谭盾：我居住在上海十年了，希望为这座城市奉献更多，表达感恩。上海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灵感、机会，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舞台。未来五年，我们每年可能都会在艺术节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想把“扶青”计划从音乐角度做得更加国际化、全球化；希望把全世界保护“正在消亡的化石化”——原生态音乐家的计划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落地等。（郭影 整理）

明日请看与杨丽萍的对话：《孔雀就这样走向世界》。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

那场唯一没有字幕的演出

谭盾

不写，谁写？过去300年没人为我们写，所以世界音乐史里没有包含中国的历史。我生命的格局就是要打破音乐的国界，如果没有一部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的世界音乐，我作为一个音乐家会感到十分羞愧。这场音乐会最重要的是摇滚跟交响的对话、交响跟摇滚的切磋，这样可以让更多人走入交响乐的殿堂，同时也让摇滚乐音乐家们更加艺术性、更加传媒性、更加古典性。

问：多年来，您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带来很多作品，有哪些记忆深刻或者有意思的事情分享？

谭盾：我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做过有机音乐、电影音乐，也做过管弦乐、交响乐，还有实景园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首部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那次，我们把字幕放到船上，结果整个船都翻掉，船上的人全掉到河里了。那晚是唯一没有字幕的一次演出。我们每次想起这件事就笑个不停。我们经常冒雨把音乐演奏完，观众在雨中打着伞或者